

# 《看海的日子》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看海的日子》

13位ISBN编号：9789881745019

10位ISBN编号：9881745012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社：點出版

作者：關夢南

页数：14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看海的日子》

## 內容概要

關夢南的《看海的日子》收有他近五年的詩作，作者在自序裡言道：「2001年至2006年，我經歷人生最不如意的日子。這種不如意，想不到反而成為我生活的積厚與創作的基礎。內心的創痛需要一個出口，詩當時就成為這樣一艘漂浮於苦海的船。

在這本詩集裡共分為五輯單元，一為舊作，其後四篇取其中一首詩名題名。第一輯「舊詩拾遺」一如輯名是作者先前未刊登過的作品，在舊作中揀選了八首，看作留念。第二輯「看海的日子」對於作者的意義重大：2006年8月初，作者因為深度焦慮症，精神全面崩潰。幸而經過半年的掙扎，意志與肉體重新復合。在這段黑暗的日子，作者每日以寫詩療傷，作為對自己的警惕：重生得來不易，餘生要好好生活。第三輯「清明三題」與作者逝去的母親相關，隱含傷逝的意味。第四輯「與腿子的對話」大都與生活有關，「家事」始終是作者生活的核心。第五輯「歸去來兮」徘徊在工作與退休之間，表露作者在猶豫之間的心境，終究放下，遊戲山水，笑看人生。

作者認為「寫詩是驢子的事業」。驢子轉動石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其實是十分無趣的。但當看到生活的顆粒被磨成麵粉，再想像有一日詩集出版的滿足，又覺得過去與現在一步一步的勞作並非徒然，寫詩如此，人生亦然，無須造作。

# 《看海的日子》

## 作者簡介

原名關木衡，廣東開平人，一九四六年生。資深文學教育工作者，七零年代初與友人創辦《秋螢詩刊》，誇三十七年至今仍然出版。曾在《快報》，《星島晚報》及《星島日報》撰寫專欄，一九九二年主編《文藝氣象》，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八年編《陽光校園》文藝版，二零零二年編《詩潮》月刊，二零零六年編《成報詩頁》，二零零七年任《經濟日報校園中文》文藝版特約作家。

曾任市政局中文文學創作獎及文學雙年獎評判。作品《傷口》獲大拇指詩獎(1985年)、《關夢南詩集》獲「中文大學雙年獎冠軍」(2003年)。

著有《關夢南詩集》及編有《中學生散文選(1994~96)》、《中學生新詩選(1994~96)》、《中學生小說選(1994~98)》、《香港中學生優秀作文選讀》、《香港散文選讀》、《香港新詩選讀》、《香港文學詩資料彙編(1922~2000)》上下冊。

現職中學駐校作家、報紙特作家、《秋螢》詩月刊編輯，及《小說風》雙月刊編輯。

# 《看海的日子》

## 精彩短评

- 1、 好吧，我知道這無關痛癢，但封面上的小怪物未免太醜了.....
- 2、 人情世態,體會日深.
- 3、 用生命寫詩，就是這樣子
- 4、 偶爾翻翻

1、關夢南的第二本詩集出版了，名字跟台灣作家黃春明的同名小說集一樣，叫《看海的日子》。關夢南的《看海的日子》收有他近五年的詩作，根據作者自己所言：「2001年至2006年，我經歷人生最不如意的日子」而寫作成為作者創痛的一個「出口」(序，頁4-5)。化深沈為平淡讀關夢南的詩作，向來有一種強烈的低沈感覺，而尤以其近年的作品為甚。以人生憂患為題材的作品，是歷來文學創作的一個常青主題，要寫出新意、哀而不傷，不流於濫調，殊非易事。關夢南詩作的特點，正正在於有能耐將生死哀樂化進表面平淡的語調中，實際上則以戲劇化的敘事結構，把深沈的生命觸感收歸至一個濃縮的點上，令人低迴。例如2002年的 秋送 (頁43-44)，表面只是一個有關去錯靈堂的故事：夜色更濃了素色的主人家走過來問「你是余花的摯友?」「不，我是余花的同窗。」「這是201間你要找的207還須向前走轉一個彎呢?」但有趣的是，關夢南卻以一個「似曾相識」(deja-vu)的情境收結全詩：「抬頭望了望/牆上的臉/突然發現她的眼神/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我見過」若果把這個收結放到整個作品所置身的情境中，靈堂牆上的那一張陌生人的臉的眼神，便另有現實指涉了，例如詩的第二段：點過點過的頭後就把影子掛在那角落孤獨的白色摺椅上想起另一個世界的無限不禁為活在經濟衰退公司倒閉與負資產陰影中的人難過相對於仍然要營役於世的凡人，尤其在一個四周「經濟衰退公司倒閉」的環境中，先去世者反而是幸福的。對於作者來說，「人生就好比搭公車/有落!早些回家」。換句話說，死亡不過是回家——由令人難過的現世，回到「另一個世界的無限」，令人真正安心的「家」。但有趣的是，靈堂牆上的那一張陌生人的臉的眼神，既可以指向「另一個世界的無限」，也可以指向這位陌生的死者的生前。又或者一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說，照片見證的並非被拍攝的人或物，而是時間本身。<sup>1</sup>那麼，作者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便引向一個更深沈的境界了，「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我見過」的，可能正是生死最大的奧密。雙重偏離的美學除了化深沈為平淡、把戲劇性與技巧隱藏於無形外，關夢南詩作的另一特點，是以富有強烈地方色彩的語言融入作品中。前引的 秋送 便毫不忌諱的把像「有落!」那樣的地道俚語融入詩作中。那是一種貼近日常生活的庶民美學，與此同時，作者也反過來以詩的語言為庶民的生活世界帶來了一種陌生化的效果。可以這麼說，關夢南詩作的關鍵，不單是詩語言或日常語言本身，而是兩者之間的互相偏離。如果詩是對日常語言的偏離，關夢南則企圖透過將詩語言與日常語言結合，創造出一種「雙重偏離」的美學。這大概是其他把自己侷限在日常語言框框的日常語言派所不能企及的。例如 執到 ，它的詩題本身，便來自香港的地道俚語：其實我是這樣的一個伙計加薪無我份假期無我份雙糧無我份但我愛我的公司雖然我的公司不愛我他們說二十世紀的公司願意請一個十九世紀的伙計算你執到啦「加薪無我份/假期無我份/雙糧無我份」等句式，固然來自廣東話，加上「算你執到啦」這樣生鬼靈動的香港俚語， 執到 既通過充滿自嘲意味的日常語言，貼近生活世界，同時也以「但我愛/我的公司/雖然我的公司/不愛我//二十世紀的公司/願意請一個/十九世紀的伙計」這樣的詩語結構，為所謂日常性帶來了一種陌生化的效果。我們知道，「但我愛/我的公司/雖然我的公司/不愛我」一句，典出大陸作家白樺於八十年代初創作的電影劇本《苦戀》的一句說白：「我愛祖國，但祖國愛我嗎？」在一遍後文革傷痕文學的熱潮中，這句話的批判性是明顯不過的。故此，像 執到 這樣一首充滿自嘲的作品，由詭奇的詩語結構的介入，有時自嘲與批判確實又水乳交融至一個難分難解的地步。註釋1 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1), pp. 88-89.

# 《看海的日子》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